

方望溪先生全集

十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

墓表

禮部尙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莢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
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
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
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
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
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
歌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閒
曾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

部左侍郎遷禮部尙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
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
費由公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
卽私而言則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
益增其辭而以聞於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
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
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

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滿
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之
再起也旣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怠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
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艱脆自余往還公卿間其
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
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
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
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蚤也子終不
遇學與行可成癸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
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

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於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爲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人其長者三人

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眾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
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
識其心之精微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康熙丙戌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
撞塘呼號叩制府問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
壅塞居民不得出入於時江西父老拏舟東下爲贛南
道劉公蔭樞訟冤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
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給事內庭聞
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八

十有六矣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隔內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關中朱永濤以所爲秉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呼余與公生同時心相鄉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尙曷敢以辭公韓城人字喬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成進士知蘭陽縣所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給事中丁內艱旣終喪補戶科章數十上以抗直見知於

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轉輟南道郡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稅以浚民公詰之陽

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
麥布門者索稅畱質在門二人色沮辭塞乃盡革之米
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
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司有重獄督撫各持
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癸未

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關

上遙望卽曰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
察使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
交結呼吸相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
其眾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轉布政司除科場雜派賑
凶飢所指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年逾七十精力益

强凡章奏皆出己手其地苗狎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闕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洞苗以綏四川遵義民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聞郡守以下削職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黔多山少田每歲鄰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密奏

特旨撥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眾乃服公深識撫黔五年以老乞休

上溫旨慰畱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仇殺川撫問故

諸酋不出請以兵臨

欽命廷臣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至騶從數人寓荒寺中諸公繼至正告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甯聽命而烏蒙恃險且聞諸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求生早出質若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酋長乎遂皆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其明年乙未澤旺阿刺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卽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言事宜凡數千言

上命更視雪山回奏尋改

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援如見父母數月有

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博爾丹地方耕種時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

召還京師

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

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勲王沛檀陳時夏王璋四人乃

賜御硯朝珠白金還鄉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
有七公耄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
已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院義學朔日月半躬進羣士
而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
惡雖苗獮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開岸自是海水雖
漲溢無傷田閭自贛南罷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
路數千丈民不病涉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人京子弟
請從不許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自塞外歸鬚髮之
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
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蓄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雜著
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

後陳公蒙

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

世宗憲皇帝實授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之然滄洲自守江甯復起攝江蘇布政使再起霸昌道多者浹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南河適當黃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實爲制府阿公山阿公敷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而公事滯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故余因

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已有拒違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間則卽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矣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旣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眾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輟以徇官氏聚族而居時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眾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故

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俸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餽糜無改也戊辰遷晉州武強令會遼陽于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鷲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扑下牒詰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尙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君獨自刻苦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誌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叩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尸名以蓋鄉里先曾大父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大府時于公貴盛

故銘者以爲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前武強近幾士大夫可周諏也鄉邦則耳目眾著敢以疑事溢言爲曾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祔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玫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堯峰汪氏誌其墓於姦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芟薙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

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旣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曰先君子行迹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墟者旣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劬躬勛後有足著爲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大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輦之子前相國諡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尙若張公之冢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